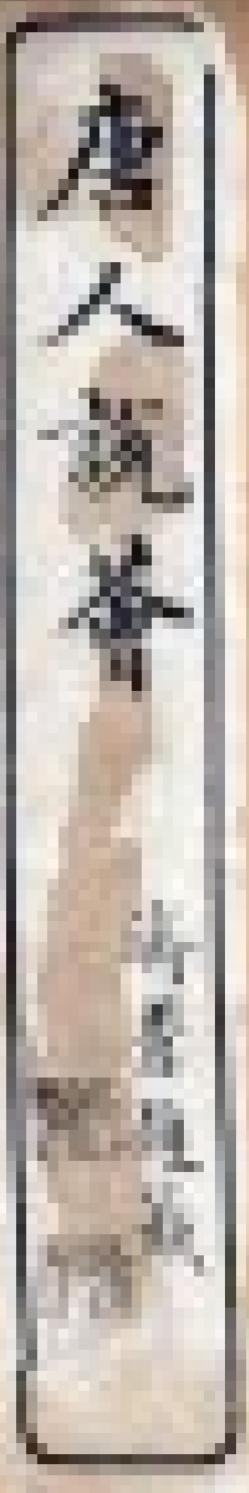


唐人說薈

濟蒼題藏





卷之三

酉陽雜俎卷下

唐段成式撰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也。

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赤。

山氣多鬼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聾木氣多僵石氣多力阻險氣多癲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邱氣多尪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百體中有懸針書垂露書秦王破冢書金鵠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信幡書飛帛書籀書謬繆一日篆書制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署書蟲食葉書胡書蓬書天竺書楷書橫書芝英隸鐘隸鼓隸龍虎篆麒麟篆魚篆蟲篆鳥篆鼠篆牛書兔書草書龍草書狼書犬書鷄書震書反左書行押書搘書景書半草書。

歷城北一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罿疏布遠望之者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醺集秦軍張伯瑜諮公言向為血羹頗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清河王怪而異焉乃諮公未審何義得爾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

唐人詩

第十三冊

第十三冊

夜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

王彥威尚書在汴州二年夏旱時袁王傳李玘寓汴因宴王以旱為言李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閑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以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輒王如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舊說龍與蛇師為親家馬。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補衡潘尼二集並載奕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莫辯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舉世所推如溫子升獨擅鄰下常見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得魏收數卷碑製作富逸特是高才也。

梁遣黃門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謝藻信威長史王纘沖宣城王文學蕭愷兼散騎常侍袁狹兼通直散騎常侍賀文發宴魏使李騫崔勣溫良畢少遐詠騫贈其詩曰蕭蕭一曰風簾舉依依然可想騫曰未若燈花寒不結最附時事少遐報詩中有此語勣問少遐曰今歲奇寒江淮之間不乃冰凍少遐曰在此雖有薄冰亦不廢行不似河水一合便勝車馬狹曰河冰上有狸跡便堪人渡勣曰狸當為狐應是字錯少遐曰

是孤性多疑。馳性多豫。狐疑猶豫。因此而傳耳。劫曰。鶻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疑馳豫可謂獸之一短也。

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噏卽盡。笑曰。奇快。瑾曰。卿在鄴飲酒未嘗傾卮。武州以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復作。若為輕重。

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比席已後。便與卿少時阻隔。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泣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海蠡蛇蠅。尾翅皆張。非獨為玩好。亦所以為罰。卿今日真不得辭責。信曰。庶子好為術數。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箕之喻。君房乃覆碗。信謂瑾肇師曰。適信家餉致濡醕酒數甌。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何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曰。每有珍藏。多相費累。顧更以多慚。

寧王常獵于鄴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鎖甚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叔伯庄居。昨夜遇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動婉含嚬。

唐人詩集
卷十三
第十三冊
治態橫生。王驕悅之。乃載以後乘。時慕榮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卽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鄴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貸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昇一櫃入店中。夜久。脣有聲。店戶人性曰出不啟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為秦聲。當時號莫才人。轉焉。一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棋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承除語。則人人為國手。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竦。泉石崇邃。歷中祓禊之勝也。會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謂傷吾鳳條。自後人不敢復折。公語叅軍尹孝逸曰。昔季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詣洛西遊。其故所。彼此相忘。誠如明教。孝逸常欲還鄴。詞人錢宿於此。逸為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此兩句。比謝靈運池塘十字焉。

魏僕射收。臨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顧眺。謂主簿崔曰。吾所經多矣。至於山川沃壤。襟帶形勝。天下名州。不能過此。惟未審東陽何如。崔對曰。青有古名。齊得舊號。二處山川。形勢相似。曾聽所論。不能踰越。公隨命筆為詩。於時新故之際。司存缺然。求

筆不得乃以五伯杖畫堂北壁為詩曰述職無風政復路阻山河還思麾蓋日留謝此山阿。

梁宴魏使李騫崔勣樂作梁舍人賀季曰音聲感人深也勣曰昔申喜聽歌愴然知是其母理實精妙然也梁主客王充曰聽音觀俗轉是精者勣曰延陵昔聘上國實有觀風之美季曰卿發此言乃欲挑戰騫曰請執鞭弭與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勣曰數奔之事久已相謝季曰車亂旗靡恐有所歸勣曰平陰之役先鳴已久充曰吾方欲館穀而旌武功騫曰王夷師燁將以誰屬遂共大笑而止樂欲訖有馬數十匹馳過未有聞人騫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曰此乃貌似勣曰若值袁紹恐不能免

王勃每為碑頌先墨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藁少夢人遺以丸墨盈袖

李白名播海內元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亡萬乘之尊因命納履白遂展足與高力士去靴力士失勢遽為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及祿山反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催及祿山死太白餌月衆言李白唯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既成式見

唐人詩話
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烟歸碧海久。雁度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薛平司徒常送太僕卿周皓上諸色人吏中來有一老人八十餘著紳皓獨問君屬此司多少時老人言某本藝正傷折天寶初高將軍郎君被人打下領骨脫某為正之高將軍賞錢千萬兼特奏紳皓因領遣之唯薛覺皓顏色不足同客散獨留從容謂周曰向卿問著紳老吏似覺卿不悅何也皓驚曰公用心如此精也乃去僕邀薛宿曰此事長可緩言之某年少常結豪族為花柳之遊竟畜亡命訪城名姬如蠅襲羈無不獲者時靖恭坊有姬字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絕倫貴公子破產迎之予時數輩富於財更擅高會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往還竟求珍貨合錢數十萬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絕手局方合忽覺擊門聲皓不許開良久折闌而入有少年紫裘騎從數十厲詰其母母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皓時氣方剛且恃扛鼎顧從者敵因前讓其怙勢攘臂毆之踣于拳下遂突出時都亭驛所露乃夜辦裝腰其白金數挺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當家今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周簡老盍大俠也見魏貞書其喜皓因拜之為叔遂言狀簡老命居

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船上哭瀟聲。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素甚美。與簡老相慰。其夕。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於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謝之。卽夕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若貌寢。必無人識。君可遊江淮。乃贈百餘千。皓號哭而別。簡老尋卒。皓官已達。簡老表妹尚在。兒娶女嫁。將四十餘年。人無所知者。適彼老吏言之。不覺自媿。不知君子察人之微。有人親見薛司徒說之也。

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婿鄭鑑。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鑑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絳服。因大酺次。元宗見鑑官位騰躍。恠而問之。鑑無詞以對。黃璣綽曰。此泰山之力也。

于襄陽頓在鎮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言語明悟。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盃。日暮。舉人指支逕曰。某弊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流水涓涓。芳芽一日。織鳥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年。劉歸襄州。尋訪舉人。殯宮存焉。

顧况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吟之。且哭。詩云。老人喪其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感慟。因自誓。忽

若作人當再為顧家子。經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復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親滿側。唯語不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記。年至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敘前生事。歷歷不悞。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之事。非怪也。卽進士顧非熊。成式常訪之。涕泣為成式言。釋氏處胎經。言人之住胎與此稍差。

相傳云。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嘗乞心偈。令執鑪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為名理。予讀梁元帝雜傳云。晉惠末。洛中沙門耆域。蓋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長安寺。流沙入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戒竺法行。嘗稽首乞言。域升高坐曰。守口攝意。心莫犯規。竺語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卽是得。

相傳云。韓晉公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說。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在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隣。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為神。吏問晉公。

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王充論衡云。鄭子產晨出聞婦人之哭。拊僕之手而聽。有間使吏執而問之。卽手殺其夫。異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凡人於其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續齊諧記云。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二十餘。卧路側。云。足痛求寄鵝籠中。彥戲言許之。書生便入籠中。籠亦不廣。書生與雙鵝並坐。負之不覺重。至一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薄設餚。彥曰。甚善。乃于口中吐一銅盤。盤中海陸珍羞。方丈盈前。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相隨。今欲召之。彥曰。甚善。遂吐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貌絕倫。接膝而坐。俄書生醉臥。女謂彥曰。向竊一男子同來。欲暫呼。願君勿言。又吐一男子。年二十餘。明格可愛。與彥叙寒溫。揮觴共飲。書生似欲覺。女復吐錦行障。障書生。久而書生將覺。女又吞男子。獨對彥坐。書生徐起謂彥曰。暫眠。遂久留君。日已晚。當與君別。還復吞此女子。及諸銅盤悉納口中。留大銅盤於彥。曰。無以藉意。與君相憶也。釋氏譬喻經云。昔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共卧。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余以吳均嘗贊此事。訝其說以為至怪也。

相傳天寶中。中岳道士顧元績。嘗懷金遊市中。歷數年。忽遇一人。強登旗亭。扛壺盡

醉日與之熟。一年中輸數百金。其人疑有為。拜請所欲。元績笑曰。予燒金丹八轉矣。要一人相守。忍一夕不言。則濟吾事。予察君神靜有膽氣。將煩君一夕之勞。或藥成相與期於太清也。其人曰。死不足酬德。何至是也。遂隨入中岳。上峯險絕。巖中有丹竈盆。乳泉滴瀝。亂松閉景。元績取乾飯食之。卽日上章封劉。及暮授其一板云。可擊此知更。五更當有人來此。慎勿與言也。其人曰。如約至五更。忽有數鐵騎呵之曰。避。其人不動。有頃。若王者儀衛甚盛。問汝何不避。令左右斬之。其人如夢。遂生於大賈家。及長成。思元績不言之戒。父母為娶。有三子。忽一日妻泣。君竟不言。我何用兒女為。遂次第殺其子。其人失聲。豁然夢覺。鼎破如震。冉已飛矣。釋元裝西域記云。中天婆羅庵斯國鹿野東。有一涸池。名救命。亦曰烈士。昔有隱者。於池側結庵。能令人畜代形。瓦礫為金銀。未能飛騰諸天。遂築壇作法。求一烈士。曠歲不獲。後遇一人於城中。乃與同遊至池側。贈以金銀五百。謂曰。盡當來取。如此數返。烈士屢求効命。隱者曰。祈君終夕不言。烈士曰。死盡不憚。豈徒一夕屏息乎。於是令烈士執刀立于壇側。隱者按劍念咒。將曉烈士。忽大呼空中火。下隱者疾引此人入池。良久出。詰其違約。烈士云。夜分後。惛然若夢。見昔事主公來慰諭。忍不交言。怒而見害。託生南天婆羅門家住胎。備嘗艱苦。每思恩德。未嘗出聲。及娶。生子喪。父母亦不語。年六十五。妻忽。

怒手劍提其子。若不言殺爾子。我自念已隔一生。年及衰朽。唯此一子。應遂止。妻不覺發此聲耳。隱者曰。此魔所為。吾過矣。烈士慙忿而死。蓋傳此之悞。遂為中岳道士。

相傳云。一公初謁華嚴。嚴命坐。頃曰。爾看吾心在何所。一公曰。師馳白馬過寺門久矣。又問之一。公曰。危乎。師何為處乎。刹末也。華嚴曰。聰明果不虛試。復觀我。一公良久。此顏面洞赤。作禮曰。師得無入普賢地乎。集賢校理鄭符云。柳中庸善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云。和尚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物無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之矣。又說禪師本傳云。日照三藏詣說。說不迎接。直責之曰。僧何為俗入囂湫處。說微曠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過人頭。豈容標身鳥外。說曰。吾前心于市。後心刹末。三藏果聰明者。且復我。日照乃彈指數十。曰。是境空寂。諸佛從自出也。予按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心醉以告壺北子。壺北子曰。嘗試與來。以吾示之。明日列子與見壺北子。壺北子曰。嚮吾示之以地丈。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列子又與見壺北子。壺北子曰。嚮吾示之以天壤。列子明日又與見壺北子。出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吾示之以太冲莫朕。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北子。立未定。失而走。壺北子曰。吾與之虛而猗移。因以為方靡。因以為流波。故逃也。予謂諸說悉

互竊是事也。如晉時有人百擲百盧。王衍曰。後擲似前擲矣。蓋取於列子。均後于前之義。當時人聞以為名言。人之易欺多如此類也。

諾臯記引

夫度朔司刑可以如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于感通。有生盡幻遊魂為變。乃聖人定璇璣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知。若列生言竈下之駒。棗莊生言戶內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託。題曰諾臯記。街談鄙俚。與言風波。不足以辯九鼎之象。廣七車之對。然游息之下。足為鼓吹耳。唐太常少卿臨淄柯古段成式撰。

諾臯記

唐段成式撰

崑崙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也。

太一君諱騰天秩萬二千石。

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
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
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元宮易百官
杜塞北門封白雀為上卿僕改白雀之亂不產於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
患之以劉翁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曰執_一日_一陰第二星曰吐_一諳_一譖第三星曰視金第四星曰拒
_一作理第五星曰防_一飾第六星曰開_一寶第七星曰招_一搖_一始

東王公諱俛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時秩二萬六千石佩雜色綬綬長六丈六尺從
女九千以丁亥日死

西王母姓鳩諱回_一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日婉姈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蔡_一日洽常以